

千里眼系列

マジシャンの少女

少女魔术师

姜向明 译

冈祐
松圭



上海译文出版社

マジシャンの少女

少女魔术师

姜向明 译

冈祐
松圭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魔术师/(日)松冈圭祐著;姜向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7
(千里眼系列)
ISBN 978-7-5327-6874-5

I. ①少… II. ①松…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317号

Senrigan Magician no Shoujo Kanzenban
© Keisuke MATSUOKA 2004, 2008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3-216号

少女魔术师

[日]松冈圭祐 著 姜向明 译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83,000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874-5/I·4163
定价: 4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目
录

游戏	104	演员	95	孤独	90	法律障碍	83	委托	75	刺激经济	68	雪崩	59	遇险者	54	沃里	42	赌场	28	赌博	17	转机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谋	殊死搏斗	主宰	混乱	投降	魑魅魍魉	劫持	事件	宁静	岬美由纪	替身	实言相告	醉生梦死	帝国	弃子
289	281	271	256	249	238	228	215	209	195	185	168	160	144	125

才能	登陆部队	暗号	心有灵犀	执著	短梦	关卡	战火	监控	偷听	要求	驱除	逃亡	反感	夹击
424	408	397	392	384	369	359	349	339	331	320	315	310	304	296

家庭	492	遗迹	483	冲击波	472	潜航	464	赌场国家	459	攻防战	449	交锋	435
----	-----	----	-----	-----	-----	----	-----	------	-----	-----	-----	----	-----

转机

雨在不知不觉间停了，人行道上弥漫着潮湿沥青的香味，到处都是水塘。来往车辆的颠簸使水面微微起了涟漪。不过，水面上倒映出来的蓝天还是一样。

视线转向天空。一幢幢高楼的顶端呈不规则的多角状，上面是广阔的蓝天，万里无云。天空的蓝色显得较浓，虽然还是八月上旬，但已给人初秋的感觉。

说到这儿，日历上的今天正巧是立秋呢。阳光依然很烈，但习习的凉风吹来，在背阴处甚至会觉得有些寒意。向阳处和背阴处的区别很明显。身体五官都感觉如此。真是奇怪。脑子里已经几十年没想到过有日历这回事了。有时候忙起来连节日都会忘了，可现在的我却能够把只在孩提时学过一次的历法倒背如流。思想获得了解放，就是那样的感觉。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回到了童年。思想、生活，就连人生也回到了儿时。

永幡一德行走在有乐町的一角。进公司以来，一晃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从有乐町车站到赛普利汽车总公司的这条路已经来回回走了那么多年。穿过人行横道线，往银座方向去，接下来只要沿着街道笔直走下去即可。这里仍有不少老建筑，但街上的风景与初来乍到时相比

确实改变了不少。当时就有的这些老建筑,在以前看上去更为巨大。在这片看上去像还留有燃烧弹痕迹的黑乎乎的土地上,零星地点缀着一些厚重威严、风格独特的建筑物,多年来像这样的建筑在不断增加,永幡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过去的终结,未来的开端。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楼群,终于密集到连蚂蚁都没地方抬腿的地步,时代确实是变了。感觉上既像是发生在昨夜的事,又像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一段岁月。等注意到的时候,时代已经变了。原本那么光鲜的墙壁现今已然褪色,油漆也一片片地剥落了。不用说,流逝的岁月也在永幡身上刻下了印痕。

停下脚步,看着商店的橱窗。这家星巴克咖啡店以前是家卖自行车的。窗玻璃上大概是贴着防紫外线的膜,往里看朦朦胧胧的,而与此相反,它如一面镜子般把外部的世界反射得清清楚楚。一瞬间,视野里闪现出以前那家自行车商店的屋檐,但焦点随即就汇聚到自己身上了。一张饱经风霜的、微黑疲惫的脸。没有穿正装。一件T恤搭配一条西裤的着装。这样的服装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是不合适的。不光是穿着,就连整个的自我,也都不再适合做公司职员了。人家就是这么看的,所以我被解雇了。

永幡的目光从这个摇着头、可怜巴巴的五十岁男人的身上移开。继续往前走。在人行道上过往的公司职员都穿着西服,和过去的我一样。而如今,走在这条街上的我肯定属于一个异类。永幡如此感觉。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是个没人赏识的人。此时,我正在飞回我的老巢,仅此而已。

从东映会馆转入一条小巷后,永幡停住了脚步。他抬头看着一幢写字楼的六楼,一块生锈的写着“赛普利汽车”的招牌挂在那里。虽说有点脏,但毕竟还是堂堂地挂在那里。而我呢,我再也不能踏进那扇大

门了。再也不用飞奔上楼，冲进事务所里。早就料到会来这一手了。自从开始面临裁员的严重局面，他每天都在无所事事中打发时间。想到这个时他已经乘上了总武线，这正是以前上班时每天的必走路线。接着，他看了看老巢的招牌，然后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如果非要说现在的我还有每天的任务的话，那就只有这个无意义的行为了。

门口出来了一个穿西服的年轻男子。他朝永幡瞥了一眼，然后一声不吭地走掉了。他没有见过这人。不过，他的腋下夹着一只印有“赛普利汽车”抬头的信封。看来不是新来的员工，就是常来这里的客户。

我的行为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我被解雇之后，公司是否还在正常运转呢？我得去确认一下，我在心里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不过，这种类似于信念的微妙感情，不过是走投无路的自我诓骗而已，他也有这种感觉。

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拿着公司的信封走了过去。这里的时间是如何打发的，已经不是永幡所能了解的事了。这是一个由与自己无关的人形成的世界。我不过是站在以前公司的附近而已。

永幡的心里涌起一阵厌恶，转身背对着那幢楼。如果在平时，空虚感会淹没在模糊的感慨之中，然后就能怀着还算满意的心情走上回家的路。到昨天为止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心境起了变化？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不知道。是因为碰上了那个小伙子，感觉现实一下子撞到了自己的眼前吗？也许吧。我很清楚现实。我只是一个靠拆东墙补西墙来混日子的人。

接着，他在一家弹子房门口停了下来。里面很热闹。有乐叮的弹子房赢钱率很高，他一向这么觉得。只在这一带，从长远来看，他觉得自己一直是个赢家。

不对,这也只是一个幻想而已。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在生活发生变化时曾经欺骗过他的一些事实。失业保险。如今这是永幡唯一的经济来源。既不能动用经费,也没有临时收入。而且还有期限。眼看着钱包一天天瘪下去,才意识到以前的日子过得有多随意多浪费。

他走过弹子房,朝十字路口走去。街角上的那家第一劝业银行,如今已更名为瑞穗银行。在夏季特大型彩票的销售点前,排着一支短的队伍。这里也出售乐透6和TOTO彩票。这些彩票他以前都买过,可是就连接近中奖号码的机会都没出现过。买彩票给他的印象就是:兑奖是件麻烦事,而且得奖率太低。

起风了。他看了一会在风中摇曳的彩票广告旗。无意间,他看见了东京都刮奖彩票的广告。这种彩票是当场开奖的,只要刮去奖券的银色部分,就能立刻知道自己中了没有。一等奖为一百万日元,虽说奖金金额较低,但他反而觉得这样还算现实一点儿。

他向着窗口走去,可只走了几步,随即又停了下来。我要干什么呀!把仅剩的一点钱也挥霍掉,收获的只是在投入了那连可能性都感觉不到的极低的概率后的一丝丝刺激感。他有段时间曾把买彩票作为一种消遣,但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对现在的我来说,钱这个东西已成为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不可能再拿它来娱乐了。再者说,从赌运这方面来说,永幡从来也没有过“运气来了”这种感觉,他完全不相信自己有可能中什么奖。

也就是说,他很清楚会有怎样的结果。不过是让已经很可怜的钱包再瘪下去一点。将要失去的不仅仅是几百块钱。他感觉到,过去的那个多少还保留着一些社会人的体面的自我,又将消失掉一部分。

他一边看着在窗口说话的那个驼背老人,一边等待着心里想要赌一把的无聊冲动退去。终于,永幡又准备迈步了。

此时,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破锣嗓门。“不买啦?”

永幡惊讶地停住脚步,回头望去。可是背后没有人。只有行色匆匆、西装革履的人群。

“你看哪儿呢?你这个家伙,以为自己是个巨人吗?”

视线低下去,看见了一个像是蹲坐在自己脚边的小个子男人。又细又瘦的身体,脑袋上似乎只盖着头皮的秃子,贼眉鼠眼。年龄看上去,既像比永幡大,又像比永幡小。皱巴巴的脸上堆起笑容,抬头看着永幡。身上的褐色西服灰尘仆仆,看上去至少已连着穿了好几天。

是流浪汉吧。他也许是把自己当做了同类,来打声招呼吧。被这种人当成了同类,我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啊!

永幡低头看着这个小矮子,一时没有吱声。

小矮子面前的几只纸箱堆得像是一张桌子。箱子上面放着碎纸和铅笔。他是在兜售什么东西吗?东京都内随处可见靠兜售捡来的杂志过日子的流浪汉,但在这个男人的摊头上没有此类货色。

他是在玩跟风游戏吗?在卖彩票的窗口旁边摆个小摊做同样的生意,也许是沉浸在这种幻想里了吧。这个世界上什么鸟都有。这也算是一种活法吧。

他没有理会,准备继续上路。

此时,小矮子又开口说上了。“喂,”他的声音里有了一丝挑衅的口气,“你不睬我吗?太没礼貌了吧。”

永幡又停下来,看着他。

小矮子抬起头,用抗议的目光看着他。像孩子一般的眼睛。也许,他就是喜欢对过往的路人责骂几句吧。但他也不可能是针对随便哪个人的。他只针对他觉得和自己很像的人,或者是觉得可能会步他后尘

的人。只有对那样的人,他才会用蛮横的态度搭话。应该是这样的吧。

永幡的心里一边猜测着,一边升起了一团怒火。被这种家伙视为同类,那也太惨了点吧!永幡尽量用粗鲁的口吻说道:“你是说,每个来逛你的摊头的人,都必须要和摊主打声招呼吗?”

小矮子瞪圆了眼睛。他的表情一时间有点抽筋,但随即又歪了歪嘴角说:“哦哟,我吓死了,你的口气还真不小呢。”

永幡无言以对。口气不小。小矮子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开什么玩笑。他干吗非要找我的茬。

“不好意思,”永幡说着又准备离开。

可是,小矮子冷不丁地高声说道:“你既然知道不好意思,就不该走嘛。还是说,你有瞧不起我的意思吗?”

他的声音虽然沙哑,但很响亮。永幡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都向他看过来,不由得畏缩起来。小矮子到底想干吗?永幡一边苦苦思索着,一边看着他那张笑咪咪的脸。

小矮子也看着永幡,随后啜嚅道:“真典型啊。你有一张典型的倒霉面孔。”

“倒霉?”

“是的,倒霉。别说中不了奖券,就连玩石头剪刀布也是个常败将军。你这张脸告诉我你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你的脸暗淡无光。好运都在躲着你。你这张脸是遗传你父母的吗?”

“你别拿我寻开心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在问你呢,你这么倒霉是天生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奇怪的问题轻轻松松地就飞入了永幡的心底,使他的猜疑和抗拒都不翼而飞了。我是天生这么倒霉吗,面对小矮子的追问,他心里不由得起了一种想要自问自答的冲动。

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人生道路？这么无聊萎靡、怠惰空虚、无意义的人生。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父母都不是有钱人。父亲在郊区的纺织厂里干了一辈子，每个月拿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一直干到死。我这么倒霉都是因为我的血缘关系。也许的确是这样的。

他想起了遥远的孩提时代。停战后没过多久，日本就开始销售彩票了。母亲曾对他说，它是从在战争末期销售过一次的“胜利彩票”开始的。本来嘛，当时的父母亲是没有那个闲钱来买彩票的。不仅是永幡家，别人家也都一样。

那时候，香烟也是实行配给的，每家每户一天只发三支。不过，因为当时有用六张旧彩票换十支金鹰^①的交易，所以烟抽得很凶的父亲还是会把手频频伸向彩票。但是一次也没中过。就这样，香烟看上去确实是足够了，可是原本以为很贵的黑市香烟也不过十块钱十根，想想自己在彩票上花掉的那些钱真是不划算，父亲曾愁眉苦脸地这么抱怨过。

“看来是血缘关系啊，”小矮子笑得满脸皱皮，“你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买彩票，也是因为脑子里想到了这个吧？”

“不是，我从没想过这种事情。在你向我提出来之前从没想过。”永幡一边回答，一边开始觉得不耐烦。我干吗要陪这样的家伙消磨时光呢？

永幡问道：“你是在观察来买彩票的人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小矮子不理睬他的这个问题。“如果不买，就不会中。我说得对吗？特大型彩票的话，中一亿日元的概率为五百万分之一。是一年内

① 日本过去的一个烟草品牌。

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的足足五百倍。也就是百分之0.000 02。虽然无限接近于零,但不等于零。如果不买,那就是零。只要买一组,那多少都会有一点概率的。话说回来,如果你决定买,那么一口气买很多也是没有意义的。买一组和买十组甚至买一百组,中三亿日元的概率几乎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嘛,老兄,你就买一组吧。只有这个才是关键。”

“三亿日元,不可能中的。”

“老兄啊,”小矮子咂着嘴巴歪着脑袋,“你别指望中一等奖,但不是还有中一些小奖的机会吗?特大型彩票的概率为,一千万张里有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张可以中奖。只有百分之十一的概率。而且,其中有九成都是七等奖的三百日元。奖金超过十万日元的中奖彩票仅为一千一百七十二张。一千万张里面的一千一百七十二张哦,所以基本是中不了的。”

永幡的心里很是诧异。他不清楚小矮子到底想要讲什么,但他在数字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确实令人惊叹。而且,永幡这人本来就对数字没什么感觉,所以要他去判断小矮子说的那些数据究竟正确与否也是不可能的事。

“你以前难道做过赛马预测的活儿吗?你是要教我彩票的必中秘诀吗?”

“必中秘诀?”小矮子露出了黄黄的门牙,“别说傻话了。我不是刚说了中不了的吗。没什么必中秘诀的。”

永幡不觉叹了口气。看来这家伙只是喜欢拉上个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戏弄一番。是啊,肯定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可不想把他当朋友。

“那好,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永幡这么说着,再次准备上路。

小矮子并没有叫住他,而是低声嘀咕道:“难怪你老婆把你给

蹬了。”

永幡突然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感觉像是一股寒流贯穿了他的全身。

永幡回过头去，瞪着小矮子说：“你怎么知道的？”

“什么？”

“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和由纪子分手的事的？”

“哦，她叫由纪子呀。名字蛮好听的。”

“别装糊涂，”永幡走近小矮子，蹲下身去。他们的脸贴得很近，以至于他的鼻子都能闻到小矮子身上的狐臭了。“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搭话？究竟想干吗？”

“喔唷，你别急嘛。老兄，你的声音都发抖啰。”小矮子一本正经地说，但随即又露出了笑容。“我怎么可能知道你老兄的来历呢，不是吗？我说你是个离过婚的人，嗯，那也只是凭我的直觉而已。我看你穿得这么寒酸，就猜到了这个，仅此而已嘛。”

“直觉？”永幡发觉自己的声音确实在发抖，“你是说和赌博一样凭直觉吗？”

小矮子露出不屑的表情，摇了摇头。“不是的，老兄。不是这样的。赌博不是凭直觉。想凭直觉来赌，那简直就是蠢到家了。”

“你是想说被自己的老婆蹬掉的男人是大傻瓜吧？”

“我可没这么说呀。你别生气嘛。你先冷静下来好吗？老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以前有过赌博的经历吗？”

“赌博，买彩票也算吗？”

“当然。还有赛马、赛自行车、弹子房、十块钱的扑克牌。”

“扑克牌没玩过。我不做违法的事。”

“就是说别的都玩过啰？那好，中过大奖吗？”

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他干脆地回答：“没有。”

这次轮到小矮子叹了口气了。“这可不行啊。你凭直觉来赌，但一次也没有赢过。问题出在哪里，就连孩子都知道嘛。”

“你刚才不是说没什么必中的秘诀吗？”

“不是什么必中的秘诀。不过，多少总要知道一些其中的窍门吧。你有驾照的吧？培训结束后，你立刻就能熟练地把车子开进车库，在空位上把车子停好吗？恐怕不行吧。教练只会跟你说什么，反光镜里看见第三根杆子后就把方向盘打足，这样的教法走出驾校后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它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不过，你也许会说你提心吊胆地多开开就能学会了，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对。反光镜怎么看是有讲究的。你先和旁边保留一点空当，等到后轮要碰上去的时候，就开始打方向，是这种方法吧？如果没人教你这种方法，你是不可能停得进车库里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只说把车停进车库的话，是这么回事。”

“赌博也一样的。怎么样，要不要我一边教你，你一边实践一下？”小矮子递过来一张纸片，“一千块就行啊。如果你赢了，就还给你价值超过十倍的东西。”

永幡疑惑地接过了那张纸。它的质地和大小都跟便笺纸差不多，正反面都没有写字。

“你是说就在这里赌什么吗？”永幡问道。

“是的，这张纸就是抽奖券。中奖率要比都内的刮奖券高哦。”

他洋洋洒洒说了一箩筐，到头来只是为了引出这么一出啊。永幡厌烦地把纸片还给他。“不用了，我不赌。”

“等一下，”小矮子双手抱胸，拒绝收回那张纸，“你听着，这张纸不是像刮奖券那样隐藏着‘中奖’或‘谢谢’之类的字，而是暗藏着‘春夏